

夫生于河南移居於終南山呂渭之裔也所學者起于老子此外無所為石曰終南有佳處曰佳處甚多因舉陶隱居詩曰終南何所有所有惟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石異之款留二日極談出有入無超生離死之法將別曰吾將往岳陽以丹一粒遺石服之年九十餘面如嬰兒

巴陵犯節

洞賓行巴陵市太守出犯節前驅執之太守置諸獄令書款日迫脯無一碎吏逼之洞賓曰須我酒醒更日汝不憂罪尚以酒為解也言未竟俄失之但遺一幅紙曰暫別蓬萊海上游偶逢太守問根由身居北斗星杓下網挂南官月角頭道我醉來真箇醉不知愁是怎生愁相逢何事不相認却駕白雲歸去休

太守驚曰此呂翁也夙與焚香謝過一日於水盆中見馬巫召畫史圖之與滕子京本絕類也

呂祖志

卷三

事蹟志

卷三

經遊寺觀十條

金鸞寺題詩

洞賓抵四明金鸞寺顧方丈蕭然頃有童子出呂問此何家象曰莫道家家虛空也遂佳其言題詩于壁云方丈有門出不鑰見箇山童露雙脚問伊方丈何寂寥道是虛空也不看聞此語何欣欣主翁豈是尋常人我來謁見不得見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渺路八蓬萊山杳杳相思一上石樓時雪晴海澗千峯曉

廬山寺見夢

廬山開元寺僧法珍坐禪二十年頗有戒行一日定坐見一道人來謁問曰師謂道惟坐可乎珍曰然道人曰佛戒舍嗔淫殺為甚方其坐時自謂無此心矣及其遇景遇物不能

自克則此種心紛飛莫禦道豈專在坐乎因與珍歷雲堂見一僧方酣睡謂珍曰吾偕子少坐于此試觀此僧良久見睡僧頂門出一小蛇長三寸餘緣床足至地遇涕唾食之復循溺器飲而去及出軒外度小溝繞花臺若

駐翫狀復欲度一小溝以水溢而返道人當其來徑以小刀揮地迎之蛇見長縮尋則往至床右足循僧頂而入睡僧遽驚覺問訊道人及珍曰吾適一夢與二子言之初夢從左門出逢齋供甚精食之又逢美酒飲之因褰裳度門外小江逢美女數十恣觀之復欲度一小江水驟漲不能往逢一賊欲見殺走從捷徑至右門而入遂覺道人與珍大笑而謂珍曰以床足為門以涕唾為供以溺為醜以溝為江以花木為美女以刀為賊人之夢寐幻妄如此珍曰為蛇者何道人曰此僧性毒多嗔薰染變化已成蛇相他日瞑目即受生於蛇中矣可不懼哉吾公也見子精忱可以學道故未教子珍遠隨之而往不知所終

開元寺贈金

萊州開元寺浴室有大井泉水甘冽洞賓愛之留連旬日因與一僧款密僧朴野待之盡敬不知其為洞賓也臨行以墨兩笏贈僧藏之篋苟不復省一日李大臨轉漕江西行部至萊尋僧問曰呂先生嘗贈汝金乎僧恍然

曰我不識呂先生但前有道人到此贈我墨耳初無金也出示大臨則墨即金矣大臨摩娑駭異欲以他金貿易之僧弗受但以一笏轉贈之且問轉運使何自知此李曰昨過寒陵見何仙姑問呂公動履何曰近呂過此

自言久客宜春與開元浴室僧相善喜其有仙風道骨以金遺之吾聞此語故來驗焉旬日洞賓復來問僧墨何在僧具以告洞賓笑曰此女饒舌遂與僧携手出門去不知所之

大雲寺會食

洞賓詭為回慶士游大雲寺隨堂會食月餘謂寺僧曰僧饌甚精但少麵耳遂去旬日携少許麵至自炮鼓數百僧皆飽足僧請處士啜茗舉丁晉公詩曰花隨僧筋破雲逐客馭圓慶士曰句雖佳未盡茶之理乃書詩曰玉

藥一鎗稱絕品僧家造法極功夫免毛甌淺香雲白蝦眼湯醜細浪俱斷送睡魔離几席增添清氣入肌膚纖叢自落溪崑外不肯移根入上都以丹一粒遺僧曰服此可不死遂別去後僧亦仙去

山寺化艷婦

洞賓嘗游山寺以劍化作一艷婦入寺僧行縱觀神馳志喪過雲堂前有一僧方趺坐獨不顧竟出門似若不動心者初以為可教既出門則已候於無人之地意欲要而挑之女色盡人罪根難戒此第一障道因緣也

神光觀繪像

洞賓遊山陽神光觀巧筆自繪已像於三清殿北墻眉目修整貌古怪不類世所傳上有北斗七大星君相被髮秉珪立傍作一符徑

丈餘書曰元祐二年作如知吾下筆處可與語道人以疾刮符服之徃徃良已或見神人儀觀甚偉曰吾神光符使也訴暴露以暮區之

平都觀訪友

四川忠州屬有平都山前漢王方平後漢陰長生二人求仙同隱此山之中有平都觀有丹鼎亭有下棋亭呂祖曾兩訪之其一詩云孟蘭清曉過平都天下名山所不如兩口單行人不識王陰空使馬蹄虛其二詩云一鳴

白鳥出青城再謁王陰二友人口口惟思三

鳥好擗眸已過洞庭春

太平觀題詩

江州太平觀道士有高志洞賓訪之贈詩曰落魄薛高士年高無白髭雲中閑卧石山裏冷尋碑誇我飲大酒嫌人說小詩不知甚麼漢一任筆流噴末小書云回道人同三客訪薛鍊師作始知洞賓併寓其宇

天慶觀題詩

宿州符離縣天慶觀有甯道士少年談老莊有奇趣一日晨興有賣藥道人至即洞賓也儀狀雄偉徃來彌月因有老莊之要旨授道士曰吾觀禪學皆出於老莊縱千經萬卷反覆議論要自立箇門庭源流授受其實皆本於老莊之旨也臨別題二絕句於扉上作大

篆體勢飛動一曰秋景重條葉亂飛庭松影
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
期二曰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
鶴觀古壇松影裏悄無人跡戶長扃既去人
爭到以治疾良已字入木寸餘墨迹不滅

章三

單州天慶觀題詩

五

元豐中呂惠卿守單州天慶觀七月七日有
異人過焉書詩于紙一曰四海孤游一野人
兩壺霜雪足精神坎離二物君收得龍虎丹
行運水銀一曰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畔
有舊宅父子生來有兩口多好歌笙不好拍
○惠卿婿余中解之曰後篇第一句實字也第
二句石橋者洞也第五句兩口者呂也第四
句者吟也吟此詩者其洞實乎

市廛混迹八條

邵城酒肆

邵州城外有老媪開酒肆一日有呂道人來
索飲偶無酒媪以所餘濁酒一升與之道人
問價媪曰每升錢二十文道人以指點酒書
二十字于門外一紫石上而去徐視則字迹

下透石底幾尺餘自是觀者如堵酒肆大售
後人因其居建集仙觀

永康酒樓

永康軍倪某新開酒樓有一道人至索飲自
旦及暮飲佳醞圯及石餘衆怪相聚以觀倪

需酒金道人瞪目不語頽然醉倒倪坐守之

曙鼓動道人忽起援筆題詩于壁曰鯨吸鰲

吞數百杯玉山誰起後誰頽醒時兩袂天風

冷一朵紅雲海上來末書云三山道人陽純

作以上一塊擲倪面走出門仰望東社一朵

紅雲而來撫掌大笑俄不見刮視其壁墨微

數分視土塊乃良金也自是酒樓大售始知

陽純者乃純陽也

汴京茶肆

後周末汴京有石氏設茶肆一女尚髻亂令

行茶洞實詭為丐者日往據上坐求茶衣服

襤褸血肉垢汚殆不可近女殊無厭惡意益

取上茗待之父母怒督女女益待之月餘無

厭洞實謂女曰汝能毀我所飲茗之餘乎女

以穢甚不可下咽覆之地忽聞異香亟舐之

神氣爽然洞實曰我呂先生非丐者惜爾不
能盡食吾餘然吾能從爾願欲富乎貴乎壽
乎女曰我小家子不識何為貴得富且壽足
矣洞實去不復來後年亦貴顯年百三十五
歲終

長溪飯店

福州長溪縣老嫗開飯肆乾道中有道人來
食畢以火紫頭書壁作呂洞賓來四字光艷
奇偉太守聞之騎往觀則字已銷沒無復餘
迹信神筆也

兗州妓館

兗州妓侯其姓者為邸以舍客洞實詭服求
授館蚤出暮歸歸必大醉逾月不償一金侯
召毀茶洞實曰吾見鍾離先生謂汝可以語
道侯不省以酒飲之洞實索飲不已侯滋不

章三

悅洞實伸臂示之金釵隱然解其一令市酒

侯利其金曰飲罷寢此乎曰可也即登榻鼻

齶齶至夜分侯迫榻洞實以手拒之侯亟去

遲明失洞實所在視其身則手所拒處呂字

徹肌上侯感悟曰此呂公也得非宿世一念

之差遂至於此公其未度我乎即斷髮布裘
尋洞賓不知所終

廣陵妓館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填門一日有呂秀
才托宿黃以其褻褻垢污拒之秀才題二詩

于屏一曰嫫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
春他年鶴髮鷄皮媪今日玉顏花貌人二曰
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枝
間防客折落米地上請誰看題畢俄不見

東都妓館

有妓楊柳東都絕色也道人來往其家屢輸
金帛然終不與楊交接楊一夕乘醉迫之道
人曰吾先天坎離配合身中夫婦內交聖胎
已結嬰兒將生豈復戀外色乎內交之樂過
於外交之樂遠矣楊疑訝其語時宰相張天

覺館宿蕭某與夕狎楊以告蕭而蕭以告張
遠往即之道人大呼疾走徑趨樓雲霄堂
不出良久排闥尋之則已不見惟壁上詩
曰一吸鸞笙裂太清綠衣童子步虛聲玉樓
喚醒千年夢碧桃枝上金鷄鳴後庵遺火無

才遺而題詩之辭歸然獨存亦一異也

平康妓館

平康妓館一夜有男子過被諸妓牽扯男子
連聲嗷叫殺人夜巡捉數妓並男子赴官根
虎妓說并不曾殺人押下男子實供因自稱

章三

為呂仙寓詩二首其一云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殺愚夫雖然不取人頭落暗裏能
教骨髓枯其二云六幅紅裙卓地棚就中險
鼓陷人坑王侯宰相潭潭留得先生獨自
醒詩成回顧不見乃知是為呂祖也

廢堂赴會七條

徵宗齋會

宋宣和間徵宗齋設一千道人只闕一名適
有一風癩道人求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徵
宗與道士林靈素便殿談話而道人忽在其
階下亟遣人送去赴齋道人以布袍袖在殿
柱上一抹而往徵宗見而怪之起身觀柱上
有粉字書云高談闊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
遇真陛下問臣來日事請看午未丙丁春某
而靖康丙午丁未二帝北狩之難

青城鶴會

紹興末洞賓赴青城山鶴會慈一賣餅果人
家人不之識也頗異之洞賓濃墨太書詩一
章于門之大木上曰但患去針心真銅水換
金鬚邊無白髮驀馬去難尋蓋寓呂洞賓來

章三

九

四字筆勢偉勁光彩殊常取刀削之深透木
肯洞賓已不復見時士人關雲祥者見之即
繪其像乃一清癯道人也是後餅果大售

潭州鶴會

潭州兵馬都監趙不問淳熙九年四月十四
日作鶴會一道人不知所從來攝衣升地不
與人揖徑入知堂房內不見但於几上得一
幅紙書絕句云這回相見不無緣滿院風光
小洞天一劍當生又飛去洞庭驚起老龍眠
末題谷客書

紹興道會

會稽山紹興癸丑道會有道人携涼笠而至
會散乃掛笠於辭無掛笠之物而不墜題詩
云偶乘青帝出蓬萊劍戟爭峰遍九垓我在
目前人不識為留一笠莫沈埋

賈相齋會

賈平章母兩國夫人設雲水道人齋忽有群道人拱一孕婦將產而來齋未罷產嬰兒在地群道人即扶女子而去只留嬰兒在地眾人扶起嬰兒乃一劍袋也始知為呂公以戲

凡俗云

白雲掛搭

吉州舊有白雲堂在龍慶寺近嘗有道人在堂掛搭喉下復有一口以吹鐵笛吹訖復塞以紙笠上題兩句云一聲吹動斜陽外喚起江湖萬里心小孩群尾其後輒將銅錢撒地使競取之後題一詩於後堂云牽牛與織女依舊白蓮堂遂去皆莫曉其意後柳州寇李元礪反白雲堂閉門不容掛搭以防奸細三年後復開開之日乃七夕後一日也始悟其

詩及悟二口呂字也

江州掛搭

江州瑞昌縣潘安撫道場適有道人至求掛搭無包無傘僅有一笠檻樓村俗直堂鄙之曰你無傘無包奈何掛搭道人曰既不許掛

搭寬一茶即去直堂入令之坐及出則道人反坐主席直堂怒曰不知賓主禮做甚道人道人不揖而去遺下一笠直堂不能舉遂會眾諷經謝罪方舉其笠地上有呂字人病取土煎湯服之立愈數年間遂成一井水泡上

結成呂字劃開後聚至今尚存

丹藥濟人十一條

文思院醫藥

趙應道監文思院日有親事官患瘰癧度不可瘳來辭院官且謂其徒曰吾且夕死矣老母無托奈何眾強慰勉之或為泣下繞出外即有道人隨之行未遠語之曰瘰癧愈令買紙二幅以瓜插其中為二方竅徑可三寸許以授之謂曰俟夜燒一幅為及調乳香湯塗傳留其一劑以濟後人其人既歸如言貼

藥畢就枕及寤已覺瘰癧盡亦不見徑

走謁院官談其異眾悟曰兩方竅呂字也得非以頻死念母一言起孝故仙翁救之耶

趙州醫跛

趙州貧民劉某病跛二十年每夕炷香禱天

一日有道人手携鐵瓢謂劉曰可隨我行劉隨之行二里許指地下曰此下深三尺餘有五色彩石試掘之果得一石大如辨丸五彩殊常道人曰子可持歸暴露九日細末以木灰皮煎湯服俟愈可來城東駐雲堂東廊第三

間左壁上再相會云劉疾脫然即往尋之但見鮮有洞窟像携瓢云

江陵醫眼

江陵傅氏家貧以鬻紙為業性喜雲水士見必邀迎隨其豐儉款接里巷呼為傅道人舍後小閣塑呂翁像坐磐石上旁置墨籃以泥竹片作墨數笏朝暮焚香故事拜畢高戶去梯雖妻子不許至乾道元年正旦獨坐鋪中一客方巾布袍入共語良久起曰吾適有百錢能過酒肆飲否傅從之自是數日一來或留飲或與飯傅目昏多淚教取生熟地黃切焙取椒去日及閉口者微炒三物等分煉蜜為丸每五十九空腹鹽米湯飲下之傅如方治藥一月日明夜能視物往還半歲忽別去三兩日外將往襄陽能與我借西乎辭以累

重不可出客笑曰吾知汝不肯去取筆書利市和合四字付之曰貼于鋪壁復息當百倍復拉請酒肆酌別袖出紙包有墨數片曰欲携去襄陽做人專寄君所臨行末取之酒罷傳歸真墨架上踰兩月客不至試啟視之乃呂翁像前竹皮所作者探閣內籃中無有矣始悟客為呂翁深悔不遇乃貼四字于壁生意日豐享壽八十九耳聰目明精力如少年云

女曰醫婦

元佑末安豐縣娼女三香得惡疾極瘵不痊貧甚為客即以自給會有寒士來託宿欲得第一房主事係見其襪樓甚拒之三香曰貧富何擇焉便延入少頃士聞呻吟聲甚苦問其故僕以告士曰我能治此症三香大喜士以箸鍼其口曰回心回心是時殊未曉門外有皂莢樹甚大久枯死士以藥粒實樹數中以泥封之俄失士所在是夕樹生枝葉且而蔚然三香疾頓愈始悟回之為呂遂棄家尋師邑人于其地建呂真人祠紹興十四年三

香忽還鄉顏貌韶秀邑老人猶有識之者武翼大夫子澤為郡守召問之不肯深言後不知所之

岳陽化真藥

洞賓遊岳陽詭名貨藥一粒千金三日不售

章三

十三

乃登岳陽樓自餌其藥忽騰空而立眾方駭慕欲買其藥洞賓笑曰道在目前蓬萊跬步撫棧不發當面蹉過乃吟詩曰朝游北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餘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成都持丹

成都藥市日有道人垢面鵝衣手持丹一粒大呼于市曰我呂洞賓也有能再拜我者以丹餌之眾以為狂相聚笑隨之道人往還數四竟無拜之者道人往坐五顯廟前大池上兒童爭以瓦礫擲之道人笑曰世人欲見吾甚切既見吾又不識吾亦命也呂乃自餌金丹俄五色雲周身有頃不見眾共悔恨

絳紗裹藥

東京一歲民大病瘡有老姥家鬻茶子孫皆

病一日有道人來姥善待之以子孫病為請道人曰翌旦待我姥早起待之道人以絳紗裹藥曰病發者使執之悉愈一丸可愈百人過百人即不驗矣姥從之子孫皆愈遍瘡及百人滿果不驗矣姥拆藥已不見藥但有書

呂洞賓三字而已方知遇呂先生

孝感救母

桐廬有通守忘其姓名以母病發背百方不瘥祈禱備至感洞賓夜夢之曰公至孝感天命余救拔若遲一日不復可瘥乃授以靈寶

膏方括婁五枚取子乳香五塊如棗大二味各細研以白沙蜜一斤同熬成膏每服三錢溫酒化下通守市藥治服即愈後以施人立効

覺能得丹

章三

十四

黃覺能有詩各一日送客東都門外旅次見一羽士因携酒餽呼羽士共享之畢羽士舉盃撥水書呂字且曰明年江南見君明年果調官江南復見洞賓與以大錢七其次十又其次小錢三日數不可益也吾以藥數在遺

子歲且以酒磨服可一歲無病覺如其言至七十三歲藥亦垂竭卒於東京

德成得丹

李德成能醫盛寒時遇一貧窘道士衣單衣無寒色與李入酒肆自據主席李怪之店者

日交錢取酒道士指店中取三酒瓶日中各有一升酒錢店者視之果然乃以三升酒與之道士酌酒飲李止取一瓶二瓶自竭語李曰此小術耳吾呂洞賓也李驚喜道士書一絕曰九重天子聚中貴五等諸侯門外尊爭似布衣狂醉客不教性命屬乾坤以藥一粒遺李曰服此當享高壽即別去李服藥髮不白齒不落百七歲而卒

建祠傳方

孫應期別墅左有隙地一塊四圍環把水不

華三

十五

清奇默意欲造純陽一室未幾有一樞樓道人至揖伽跌上坐袖中出故紙藥方書二冊指示孫云公可常服此古方六味補陰丸甚好又授以參同悟真口訣自云周姓野仙天長人留飲醉歸過山而去再顧不知所之孫

乃構室塑像以祀云藥方錄後

固本補陰丸

生地黃 姜汁炒

天門冬 去心

人參 一兩

熟地黃 酒浸焙

麥門冬 去心各二兩

杏仁 三錢 俱磨為膏

以上煉蜜為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益白湯或酒送下如服煎劑合六味等分撮之入服功效甚速甚驗因緣會遇四條

茅山度老兵

紹興二十年茅山大修醮事江東運使鄭清卿王亦頰同往縱觀至午憩於茅舍遇道人白苧衫青布巾修眉美鬢風骨清俊鄭王相謂曰豈非呂仙翁乎召與語命之坐酌酒數行兩主人皆已醉謾問客曰能更進否曰能

可飲幾何曰無算乃令侍史注酒兩壺於銀盆中恣其痛飲一杯復一杯不已鄭曰先生如有藥求數粒曰有即引手擦左腋下垢汗擦成青粒與之曰只可嗅不得嚙王亦求之復擦右腋下汗成紅粒與之所言亦然酒盡

客去先是一老兵守邸閣一漕老兵卧簷間日晏未醒漕因戲以兩藥納其鼻中氣即吸入猶未覺使人喚之起問曰汝覺四體如何曰覺得極輕殆欲凌雲耳明日騰空而去三漕相視悔恨無緣蓋假手以度老兵也

華三

十六

何仙遇道

何仙姑零陵市道女也始十三歲隨女伴入山採茶俄失伴獨行迷歸路見東峯下一人修髯紺目冠高冠衣六銖衣即洞賓也仙姑始僕僕亟拜之洞賓出一桃曰汝年幼必好果物食此盡他日當飛昇不然止居地中也仙姑僅餽食其半髻者指以歸路仙姑歸自謂止一日不知已逾月矣自是不饑無漏洞知人事休咎後尸解去洞賓嘗謂仙姑曰吾嘗遊華陰市中賣藥以靈丹一粒置他藥萬粒中有求藥者於瓢中信手探取與之觀其緣分也如是數日他藥萬粒探取入丁而此丹入手即墜因歎世間仙骨難值如此

跛仙遇道

長沙劉跛仙遇洞賓於君山得靈龜吞吐之

法功成歸隱岳麓自號瀟湘子常侍洞賓往來抱黃洞賓數遊城下有詩曰南山七十二獨愛洞真墟後有鄭思者遇跛仙于清泰門外相與俱仙云

道友講經

卷三

十七

陳澹然富而儒者也性慕道延雲水士多年竟無所遇洞賓詭為傭者為治園歲餘所作工役力過常人陳感之然止以傭者待之而已一日陳與一道友講陰符經至天發殺機天地反覆未曉殺機之旨洞賓從旁抗聲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陳大罵曰汝非傭者邪誰教汝為此言既而詰之則復繆悠其辭不可解道友曰田野村夫定於何處竊得此語耳非實通曉也居無何忽辭陳曰吾將遠行明年五月五日午時復來也既去寂然陳有鄉人客于巴陵遇之曰為我寄語陳公我呂洞賓也始意公可授道徐察之則不然吾不復來矣言訖走入呂仙亭竹林中不見明年端午日午時陳公暴卒

呂祖志三卷終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呂祖志

卷四

藝文志

卷四

五言古風一篇

又記

數載樂幽幽欲逃寒暑逼不求名與利惟恐
身心役苦志慕雷庭慙勤求道跡除功暗心
修善行長日積世路果逢師時人皆不識我
師橫行密懷量性孤僻解把五行移能將四
象易傳余造化門始悟希夷則服取兩般真
從頭路端的末煎日月豈不離乾坤側至道
眼前觀得之元咫尺真空空不空真色色非
色推倒玉葫蘆迸出黃金液緊把赤龍頭猛
將驪珠吞吞歸臍腑中奪得神仙力秘號一
黍珠延年千萬億同途聽我吟與道相親益
未晚真黃芽徒勞遊紫陌把住赤烏魂突出
銀蟾魄未省此中玄常流客易側三天應有
路九地終無厄守道且藏愚忘機要混跡群



一